資治通鑑/卷1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

► 卷一百六十二

著雍執徐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61卷

【梁紀十七】 著雍執徐，一年。

高祖武皇帝十七太清二年（戊辰，公元五四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，景誑其眾曰：「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。」眾信之。紹宗遙呼曰：「汝輩家屬並完，若歸，官勳如舊。」被發向北斗為誓。景士卒不樂南渡，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。景眾大潰，爭赴渦水，水為之不流。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，稍收散卒，得步騎八百人，南過小城，人登陴詬之曰：「跛奴！欲何為邪！」景怒，破城，殺詬者而去。晝夜兼行，追軍不敢逼。使謂紹宗曰：「景若就擒，公復何用！」紹宗乃縱之。

辛丑，以尚書僕射謝舉為尚書令，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。

甲辰，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，稱糧運不繼，棄懸瓠，還義陽；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；東魏人皆據之。上怒，責讓鴉仁。鴉仁懼，啟申後期，頓軍淮上。

侯景既敗，不知所適，時鄱陽王范除南豫州刺史，未至。馬頭戍主劉神茂，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，聞景至，故往候之，景問曰：「壽陽去此不遠，城池險固，欲往投之，韋黯其納我乎？」神茂曰：「黯雖據城，是監州耳。王若馳至近郊，彼必出迎，因而執之，可以集事。得城之後，徐以啟聞，朝廷喜王南歸，必不責也。」景執其手曰：「天教也！」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。壬子，景夜至壽陽城下；韋黯以為賊也，授甲登陴。景遣其徒告曰：「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，願速開門。」黯曰：「既不奉敕，不敢聞命。」景謂神茂曰：「事不諧矣。」神茂曰：「黯懦而寡智，可說下也。」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：「河南王為朝廷所重，君所知也。今失利來投，何得不受？」黯曰：「吾之受命，唯知守城；河南自敗，何預吾事！」思玉曰：「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，今君不肯開城，若魏追兵來至，河南為魏所殺，君豈能獨存！縱使或存，何顏以見朝廷？」黯然之。思玉出報，景大悅曰：「活我者，卿也！」癸丑，黯開門納景，景遣其將分守四門，詰責黯，將斬之；既而撫手大笑，置酒極歡。黯，睿之子也。

朝廷聞景敗，未得審問；或云：「景與將士盡沒。」上下鹹以為憂。侍中、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，太子曰：「淮北始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如所傳。」敬容對曰：「得景遂死，深為朝廷之福。」太子失色，問其故，敬容曰：「景翻覆叛臣，終當亂國。」太子於玄圃自講《老》、《莊》，敬容謂學士吳孜曰：「昔西晉祖尚玄虛，使中原淪於胡、羯。今東宮復爾，江南亦將為戎乎！」

甲寅，景遣儀同三司於子悅馳以敗聞，並自求貶削；優詔不許。景復求資給，上以景兵新破，未忍移易。乙卯，即以景為南豫州牧，本官如故；更以鄱陽王范為合州刺史，鎮合肥。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：「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，隻馬歸命，陛下不悔前禍，復敕容納。臣聞凶人之性不移，天下之惡一也。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，終誅董而為賊；劉牢反王恭以歸晉，還背晉以構妖。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終無馴狎之性，養虎之喻，必見饑噬之禍。侯景以凶狡之才，荷高歡卵翼之遇，位忝台司，任居方伯，然而高歡墳土未干，即還反噬。逆力不逮，乃復逃死關西；宇文不容，故復投身於我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，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，冀獲一戰之效耳；今既亡師失地，直是境上之匹夫，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，臣竊不取也。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，歲暮之效，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；棄鄉國如脫屣，背君親如遺芥，豈知遠慕聖德，為江、淮之純臣乎！事跡顯然，無可致惑。臣朽老疾侵，不應干預朝政；但楚囊將死，有城郢之忠，衛魚臨亡，亦有尸諫之節。臣忝為宗室遺老，敢忘劉向之心！」上歎息其忠，然不能用。介，思話之孫也。

己未，東魏大將軍澄朝於鄴。

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司空。魏皇孫生，大赦。

二月，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，討侯景之黨也；其餘為景所脅從者，皆赦之。

東魏既得懸瓠、項城，悉復舊境。大將軍澄數遣書移，復求通好；朝廷未之許。澄謂貞陽侯淵明曰：「先王與梁主和好，十有餘年。聞彼禮佛文云：『奉為魏主，並及先王。』此乃梁主厚意；不謂一朝失信，致此紛擾，知非梁主本心，當是侯景扇動耳，宜遣使咨論。若梁主不忘舊好，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，諸人並即遣還，侯景家屬亦當同遣。」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啟於上，稱「勃海王弘厚長者，若更通好，當聽淵明還。」上得啟，流涕，與朝臣議之。右衛將軍朱異、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：「靜寇息民，和實為便。」司農卿傅岐獨曰：「高澄何事須和？必是設間，故命貞陽遣使，欲令侯景自疑。景意不安，必圖禍亂。若許通好，正墮其計中。」異等固執宜和，上亦厭用兵，乃從異言，賜淵明書曰：「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，省啟，甚以慰懷。當別遣行人，重敦鄰睦。」

僧辯還，過壽陽，侯景竊訪知之，攝問，具服。乃寫答淵明之書，陳啟於上曰：「高氏心懷鴆毒，怨盈北土，人願天從，歡身殞越。子澄嗣惡，計滅待時，所以昧此一勝者，蓋大蕩澄心以盈凶毒耳。澄苟行合天心，腹心無疾，又何急急奉璧求和？豈不以秦兵扼其喉，胡騎迫其背，故甘辭厚幣，取安大國。臣聞『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』，何惜高澄一豎，以棄億兆之心！竊以北魏安強，莫過天監之始，鐘離之役，匹馬不歸。當其強也，陛下尚伐而取之；及其弱也，反慮而和之。捨已成之功，縱垂死之虜，使其假命強梁，以遺後世，非直愚臣扼腕，實亦志士痛心。昔伍相奔吳，楚邦卒滅；陳平去項，劉氏用興。臣雖才劣古人，心同往事。誠知高澄忌賈在翟，惡會居秦，求盟請和，冀除其患。若臣死有益，萬殞無辭。唯恐千載，有穢良史。」景又致書於朱異，餉金三百兩；異納金而不通其啟。

己卯，上遣使吊澄。景又啟曰：「臣與高氏，釁隙已深，仰憑威靈，期雪仇恥；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，使臣何地自處！乞申後戰，宣暢皇威！」上報之曰：「朕與公大義已定，豈有成而相納，敗而相棄乎！今高氏有使求和，朕亦更思偃武。進退之宜，國有常制。公但清靜自居，無勞慮也！」景又啟曰：「臣今蓄糧聚眾，秣馬潛戈，指日計期，克清趙、魏，不容軍出無名，故願以陛下為主耳。今陛下棄臣遐外，南北復通，將恐微臣之身，不免高氏之手。」上又報曰：「朕為萬乘之主，豈可失信於一物！想公深得此心，

不勞復有啟也。」

景乃詐為鄴中書，求以貞陽侯易景；上將許之。舍人傅岐曰：「侯景以窮歸義，棄之不祥；且百戰之餘，寧肯束手受縶！」謝舉、朱異曰：「景奔敗之將，一使之力耳。」上從之，復書曰：「貞陽旦至，侯景夕返。」景謂左右曰：「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！」王偉說景曰：「今坐聽亦死，舉大事亦死，唯王圖之！」於是始為反計，屬城居民，悉召募為軍士，輒停責市估及田租，百姓子女，悉以配將士。

三月，癸巳，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司馬，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。辛亥，大將軍澄南臨黎陽，自虎牢濟河至洛陽。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，為樂所擒，澄禮遇甚厚，寬得間逃歸。澄由太行返晉陽。

屈獠洞斬李賁，傳首建康。賁兄天寶遁入九真，收餘兵二萬圍愛州，交州司馬陳霸先帥眾討平之。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、高要太守、督七郡諸軍事。

夏，四月，甲子，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，事覺，糾檢、首者六萬餘人。

甲戌，東魏遣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紹宗、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。思政命臥鼓偃旗，若無人者。岳恃其眾，四面陵城。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，岳兵敗走。岳更築土山，晝夜攻之，思政隨方拒守，奪其土山，置樓堞以助防守。

五月，魏以丞相泰為太師，廣陵王欣為太傅，李弼為大宗伯，趙貴為大司寇，於謹為大司空。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，登隴，至原州，歷北長城，東趣五原，至蒲州，聞魏主不豫而還。及至，已瘳，泰還華州。

上遣建康令謝挺、散騎常侍徐陵等聘於東魏，復修前好。陵，孝克之子也。

六月，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。

秋，七月，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乙卯，東魏大將軍澄朝於鄴。以道士多偽濫，始罷南郊道壇。八月，庚寅，澄還晉陽，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、淮之北，凡獲二十三州。

侯景自至壽陽，徵求無已，朝廷未嘗拒絕。景請娶於王、謝，上曰：「王、謝門高非偶，可於朱、張以下訪之。」景恚曰：「會將吳兒女配奴！」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作袍，中領軍朱異議以青布給之。又以台所給仗多不能精，啟請東冶鍛工，欲更營造，敕並給之。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為長史，徐思玉為司馬，譒遂去「夏」稱「侯」，托為族子。

上既不用景言，與東魏和親，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；又聞徐陵等使魏，反謀益甚。元貞知景有異志，累啟還朝。景謂曰：「河北事雖不果，江南何慮失之，何不小忍！」貞懼，逃歸建康，具以事聞；上以貞為始興內史，亦不問景。

臨賀王正德，所至貪暴不法，屢得罪於上，由是憤恨，陰養死士，儲米積貨，幸國家有變；景知之。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，景遣思玉致箋於正德曰：「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亂國。以景觀之，計日禍敗。大王屬當儲貳，中被廢黜，四海業業，歸心大王。景雖不敏，實思自效。願王允副蒼生，鑒斯誠款！」正德大喜曰：「侯公之意，暗與吾同，天授我也！」報之曰：「朝廷之事，如公所言。僕之有心，為日久矣。今僕為其內，公為其外，何有不濟！機事在速，今其時矣。」

鄱陽王范密啟景謀反。時上以邊事專委朱異，動靜皆關之，異以為必無此理。上報范曰：「景孤危寄命，譬如嬰兒仰人乳哺，以此事勢，安能反乎！」范重陳之曰：「不早剪撲，禍及生民。」上曰：「朝廷自有處分，不須汝深憂也。」范復請自以合肥之眾討之，上不許。朱異謂范使曰：「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！」自是范啟，異不復為通。

景邀羊鴉仁同反，鴉仁執其使以聞。異曰：「景數百叛虜，何能為！」敕以使者付建康獄，俄解遣之。景益無所憚，啟上曰：「若臣事是實，應罹國憲；如蒙照察，請戮鴉仁！」景又上言：「高澄狡猾，寧可全信！陛下納其詭語，求與連和，臣亦竊所笑也。臣寧堪粉骨，投命仇門，乞江西一境，受臣控督。如其不許，即帥甲騎，臨江上，向閩、越。非唯朝廷自恥，亦是三公旰食。」上使朱異宣語答景使曰：「譬如貧家，畜十客、五客，尚能得意；朕唯有一客，致有忿言，亦朕之失也。」益加賞賜錦彩錢布，信使相望。

戊戌，景反於壽陽，以誅中領軍朱異、少府卿徐驎、太子右衛率陸驗、制局監周石珍為名。異等皆以奸佞驕貪，蔽主弄權，為時人所疾，故景托以興兵。驎、驗，吳郡人；石珍，丹楊人。驎、驗迭為少府丞，以苛刻為務，百賈怨之，異尤與之暱，世人謂之「三蠹」。

司農卿傅岐，鯁直士也，嘗謂異曰：「卿任參國鈞，榮寵如此。比日所聞，鄙穢狼藉，若使聖主發悟，欲免得乎！」異曰：「外間謗黷，知之久矣。心苟無愧，何恤人言！」岐謂人曰：「朱彥和將死矣。恃諂以求容，肆辯以拒諫，聞難而不懼，知惡而不改，天奪其鑒，其能久乎！」

景西攻馬頭，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，執戍主曹璆等，上聞之，笑曰：「是何能為！吾折棰笞之。」敕購斬景者，封三千戶公，除州刺史。甲辰，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范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，以侍中、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以討景。正表，宏之子；仲禮，慶遠之孫；之高，邃之兄子也。

九月，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。侯景聞台軍討之，問策於王偉。偉曰：「邵陵若至，彼眾我寡，必為所困。不如棄淮南，決志東向，帥輕騎直掩建康；臨賀反其內，大王攻其外，天下不足定也。兵貴拙速，宜即進路。」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；癸未，詐稱遊獵，出壽陽，人不之覺。冬，十月，庚寅，景揚聲趣合肥，而實襲譙州，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。執刺史豐城侯泰。泰，范之弟也，先為中書舍人，傾財以事時要，超授譙州刺史。至州，遍發民丁，使擔腰輿、扇、繖等物，不限士庶；恥為之者，重加杖責，多輸財者，即縱免之，由是人皆思亂。及侯景至，人無戰心，故敗。

庚子，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。景攻歷陽太守莊鐵，丁未，鐵以城降，因說景曰：「國家承平歲久，人不習戰，聞大王舉兵，內外震駭。宜乘此際速趨建康，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。若使朝廷徐得為備，內外小安，遣羸兵千人直據採石，大王雖有精甲百萬，不得濟矣。」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、郭駱守歷陽，以鐵為導，引兵臨江。江上鎮戍相次啟聞。

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，侃請「以二千人急據採石，令邵陵王襲取壽陽；使景進不得前，退失巢穴，烏合之眾，自然瓦解。」朱異曰：「景必無渡江之志。」遂寢其議。侃曰：「今茲敗矣！」

戊申，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、都督京師諸軍事，屯丹楊郡。正德遣大船數十艘，詐稱載荻，密以濟景。景將濟，慮王質為梗，使諜視之。會臨川大守陳昕啟稱：「採石急須重鎮，王質水軍輕弱，恐不能濟。」上以昕為雲旗將軍，代質戍採石，征質知丹楊尹

事。昕，慶之之子也。質去採石，而昕猶未下渚。諜告景云：「質已退。」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，諜如言而返，景大喜曰：「吾事辦矣！」己酉，自橫江濟於採石，有馬數百匹，兵八千人。是夕，朝廷始命戒嚴。

景分兵襲姑孰，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。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，欲於下流邀景；其副董桃生，家在江北，與其徒先潰走。子一收餘眾，步還建康。子一，子四之兄也。太子見事急，戎服入見上，稟受方略，上曰：「此自汝事，何更問為！內外軍悉以付汝。」太子乃停中書省，指授軍事，物情惶駭，莫有應募者。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，命正德屯朱雀門，寧國公大臨屯新亭，太府卿韋黯屯六門，繕修宮城，為受敵之備。大臨，大器之弟也。

己酉，景至慈湖。建康大駭，御街人更相劫掠，不復通行。赦東、西冶、尚方錢署及建康系囚，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，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，南浦侯推守東府，西豐公大春守石頭，輕車長史謝禧、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，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。推，秀之子；大春，大臨之弟；津，仲禮之父也。擔諸寺庫公藏錢，聚之德陽堂，以充軍實。

庚戌，侯景至板橋，遣徐思玉來求見上，實欲觀城中虛實。上召問之。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，上將屏左右，舍人高善寶曰：「思玉從賊中來，情偽難測，安可使獨在殿上！」朱異侍坐，曰：「徐思玉豈刺客邪！」思玉出景啟，言「異等弄權，乞帶甲入朝，除君側之惡。」異甚慚悚。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，上遣中書舍人賀季、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橋。景北面受敕，季曰：「今者之舉何名？」景曰：「欲為帝也！」王偉進曰：「朱異等亂政，除奸臣耳。」景既出惡言，遂留季，獨遣寶亮還宮。

百姓聞景至，競入城，公私混亂，無復次第，羊侃區分防擬，皆以宗室間之。軍人爭入武庫，自取器甲，所司不能禁，侃命斬數人，方止。是時，梁興四十七年，境內無事，公卿在位及閭裡士大夫罕見兵甲，賊至猝迫，公私駭震。宿將已盡，後進少年並出在外，軍旅指手為，一決於侃，侃膽力俱壯，太子深仗之。

辛亥，景至朱雀桁南，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，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，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。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，正德曰：「百姓見開桁，必大驚駭。可且安物情。」太子從之。俄而景至，信帥眾開桁，始除一舶。見景軍皆著鐵面，退隱於門。信方食甘蔗，有飛箭中門柱，信手甘蔗，應弦而落，遂棄軍走。南塘遊軍沈子睦，

臨賀王正德之黨也，復閉桁渡景。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，至領軍府，遇賊，未陳而走。正德帥眾於張侯橋迎景，馬上交揖，既入宣陽門，望闕而拜，歔欷流涕，隨景渡淮。景軍皆著青袍，正德軍並著絳袍，碧裡，既與景合，悉反其袍。景乘勝至闕下，城中怵懼，羊侃詐稱得射書云：「邵陵王、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。」眾乃少安。西豐公大春棄石頭，奔京口；謝禧、元貞棄白下走；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，景遣其儀同三司於子悅守之。

壬子，景列兵繞台城，幡旗皆黑，射啟於城中曰：「朱異等蔑弄朝權，輕作威福，臣為所陷，欲加屠戮。陛下若誅朱異等，臣則斂轡北歸。」上問太子：「有是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上將誅之。太子曰：「賊以異等為名耳；今日殺之，無救於急，適足貽笑將來，俟賊平，誅之未晚。」上乃止。

景繞城既匝，百道俱攻，鳴鼓吹脣，喧聲震地，縱火燒大司馬、東、西華諸門。羊侃使鑿門上為竅，下水沃火；太子自捧銀鞍，往賞戰士；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逾城出外灑水，久之方滅。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，門將開，羊侃鑿扇為孔，以槊刺殺二人，斫者乃退。景據公車府，正德據左衛府，景黨宋子仙據東宮，范桃棒據同泰寺。景取東宮妓數百，分給軍士。東宮近城，景眾登其牆射城內。至夜，景於東宮置酒奏樂，太子遣人焚之，台殿及所聚圖書皆盡。景又燒乘黃廄、士林館、太府寺。癸丑，景作木驢數百攻城，城上投石碎之。景更作尖項木驢，石不能破。羊侃使作雉尾炬，灌以膏蠟，叢擲焚之，俄盡。景又作登城樓，高十餘丈，欲臨射城中。侃曰：「車高塹虛，彼來必倒，可臥而觀之。」及車動，果倒。

景攻既不克，士卒死傷多，乃築長圍以絕內外，又啟求誅朱異等。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：「有能送景首者，授以景位，並錢一億萬，布絹各萬匹。」朱異、張綰議出兵擊之，上問羊侃，侃曰：「不可。今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賊，徒挫銳氣；若多，則一旦失利，門隘橋小，必大致失亡。」異等不從，使千餘人出戰。鋒未及交，退走，爭橋赴水死者大半。

侃子鷟，為景所獲，執至城下，以示侃，侃曰：「我傾宗報主，猶恨不足，豈計一子，幸早殺之！」數日，復持來，侃謂鷟曰：「久以汝為死矣，猶在邪！」引弓射之。景以其忠義，亦不之殺。

莊鐵慮景不克，托稱迎母，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。先遣書紿田英、郭駱曰：「侯王已為台軍所殺，國家使我歸鎮。」駱等大懼，棄城奔壽陽，鐵入城，不敢守，奉其母奔尋陽。

十一月，戊午朔，刑白馬，祀蚩尤於太極殿前。

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，下詔稱：「普通已來，奸邪亂政，上久不豫，社稷將危。河南王景，釋位來朝，猥用朕躬，紹茲寶位，可大赦，改元正平。」立其世子見理為皇太子，以景為丞相，妻以女，並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。於是景營於闕前，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；南浦侯推拒之，三日，不克。景自往攻之，矢石雨下，宣城王防閤許伯眾潛引景眾登城。辛酉，克之；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，載其屍聚於杜姥宅，遙語城中人曰：「若不早降，正當如此！」

景聲言上已晏駕，雖城中亦以為然。壬戌，太子請上巡城，上幸大司馬門，城上聞蹕聲，皆鼓噪流涕，眾心粗安。

江子一之敗還也，上責之。子一拜謝曰：「臣以身許國，常恐不得其死；今所部皆棄臣去，臣以一夫安能擊賊！若賊遂能至此，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，不死闕前，當死闕後。」乙亥，子一啟太子，與弟尚書左丞子四、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。子一直抵賊營，賊伏兵不動。子一呼曰：「賊輩何不速出！」久之，賊騎出，夾攻之。子一徑前，引槊刺賊；從者莫敢繼，賊解其肩而死。子四、子五相謂曰：「與兄俱出，何面獨旋！」皆免冑赴賊。子四中槊，洞胸而死；子五傷脰，還至塹，一慟而絕。

景初至建康，謂朝夕可拔，號令嚴整，士卒不敢侵暴。及屢攻不克，人心離沮。景恐援兵四集，一旦潰去；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，軍中乏食；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。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，人相食，餓死者什五六。

乙丑，景於城東、西起土山，驅迫士民，不限貴賤，亂加毆捶，疲羸者因殺以填山，號哭動地。民不敢竄匿，並出從之，旬日間，眾至數萬。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。太子、宣城王已下，皆親負土，執畚鍤，於山上起芙蓉層樓，高四丈，飾以錦罽，募敢死士二千人，厚衣袍鎧，謂之「僧騰客」，分配二山，晝夜交戰不息。會大雨，城內土山崩；賊乘之，垂入，苦戰不能禁。羊侃令多擲火，為火城以斷其路，徐於內築城，賊不能進。

景募人奴降者，悉免為良；得朱異奴，以為儀同三司，異家資產悉與之。奴乘良馬，衣錦袍，於城下仰詬異曰：「汝五十年仕宦，方得中領軍；我始事侯王，已為儀同矣！」於是三日之中，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，景皆厚撫以配軍，人人感恩，為之致死。

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台城，丙寅，戒嚴，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、雍州刺史岳陽王察、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、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，發兵入援。大心，大器之弟；恪，偉之子也。

朱異遺景書，為陳禍福。景報書，並告城中士民，以為：「梁自近歲以來，權幸用事，割剝齊民，以供嗜欲。如曰不然，公等試觀：今日國家池苑，王公第宅，僧尼寺塔；及在位庶僚，姬姜百室，僕從數千，不耕不織，錦衣玉食；不奪百姓，從何得之！僕所以趨赴闕庭，指誅權佞，非傾社稷。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，吾觀王侯、諸將，志在全身，誰能竭力致死，與吾爭勝負哉！長江天險，二曹所歎，吾一葦航之，日明氣淨。自非天人允協，何能如是！幸各三思，自求元吉！」

景又奉啟於東魏主，稱：「臣進取壽春，暫欲停憩。而蕭衍識此運終，自辭寶位；臣軍未入其國，已投同泰捨身。去月二十九日，屆此建康。江海未蘇，干戈暫止，永言故鄉，人馬同戀。尋當整轡，以奉聖顏。臣之母、弟，久謂屠滅，近奉明敕，始承猶在。斯乃陛下寬仁，大將軍恩念，臣之弱劣，知何仰報！今輒繼啟迎臣母、弟、妻、兒，伏願聖慈，特賜裁放！」

己巳，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曄、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。

陳昕為景所擒，景與之極飲，使昕收集部曲，欲用之。昕不可，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。昕因說桃棒，使帥所部襲殺王偉、宋子仙，詣城降。桃棒從之，潛遣昕夜縋入城。上大喜，敕鐫銀券賜桃棒曰：「事定之日，封汝河南王，即有景眾，並給金帛女樂。」太子恐其詐，猶豫不決，上怒曰：「受降常理，何忽致疑！」太子召公卿會議，朱異、傅岐曰：「桃棒降必非謬。桃棒既降，賊景必驚，乘此擊之，可大破也。」太子曰：「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，援兵既至，賊豈足平！此萬全策也。今開門納桃棒，桃棒之情，何易可知！萬一為變，悔無所及。社稷事重，須更詳之。」異曰：「殿下若以社稷之急，宜納桃棒；如其猶豫，非異所知。」太子終不能決。桃棒又使昕啟曰：「今止將所領五百人，若至城門，皆自脫甲，乞朝廷開門賜容。事濟之後，保擒侯景。」太子見其懇切，愈疑之。朱異拊膺曰：「失此，社稷事去矣！」俄而桃棒為部下所告，景拉殺之。陳昕不知，如期而出，景邀得之，逼使射書城中曰：「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。」景欲衷甲隨之，昕不肯，期以必死，乃殺之。

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。見理凶險，夜，與群盜剽劫於大桁，中流矢而死。

邵陵王綸行至鐘離，聞侯景已渡採石，綸晝夜兼道，旋軍入援，濟江，中流風起，人馬溺者什一二。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、新淦公大成、永安侯確、安南侯駿、前譙州刺史趙伯超、武州刺史蕭弄璋等，步騎三萬，自京口西上。大成，大春之弟；確，綸之子；駿，懿之孫也。

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。趙伯超曰：「若從黃城大路，必與賊遇，不如徑指鐘山，突據廣莫門。出賊不意，城圍必解矣。」綸從之，夜行失道，迂二十餘里。庚辰旦，營於蔣山。景見之大駭，悉送所掠婦女、珍貨於石頭，具舟欲走。分兵三道攻綸，綸與戰，破之。時山巔寒雪，乃引軍下愛敬寺。景陳兵於覆舟山北，乙酉，綸進軍玄武湖側，與景對陳，不戰。至暮，景更約明日會戰，綸許之。安南侯駿見景軍退，以為走，即與壯士逐之；景旋軍擊之，駿敗走，趣綸軍。趙伯超望見，亦引兵走，景乘勝追擊之，諸軍皆潰。綸收餘兵近千人，入天保寺；景追之，縱火燒寺。綸奔朱方，士卒踐冰雪，往往墮足。景悉收綸輜重，生擒西豐公大春、安前司馬莊丘慧、主帥霍俊等而還。丙戌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，使言曰：「邵陵王已為亂兵所殺。」霍俊獨曰：「王小失利，已全軍還京口。城中但堅守，援軍尋至。」賊以刀毆其背，俊辭色彌厲；景義而釋之，臨賀王正德殺之。

是日晚，鄱陽王范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、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，軍於蔡洲，以待上流諸軍，范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。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，焚其廬舍，大街已西，掃地俱盡。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鐘離，上召之入援，正表托以船糧未集，不進。景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，封南郡王。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，帥眾一萬，聲言入援，實欲襲廣陵。密書誘廣陵令劉詢，使燒城為應，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。十二月，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，大破之；正表走還鐘離。詢收其兵糧，歸就會理，與之入援。

癸巳，侍中、都官尚書羊侃卒，城中益懼。侯景大造攻具，陳於闕前，大車高數丈，一車二十輪。丁酉，復進攻城，以蝦蟆車運土填塹。

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，庚子，發公安。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，出自漢川，載糧東下。方等有俊才，善騎射，每戰，親犯矢石，以死節自任。

壬寅，侯景以火車焚台城東南樓。材官吳景有巧思，於城內構地為樓，火才滅，新樓即立，賊以為神。景因火起，潛遣人於其下穿城。城將崩，乃覺之；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，狀如卻月以擬之，兼擲火，焚其攻具，賊乃退走。

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蕩，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。

己酉，景土山稍逼城樓，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，外山崩，壓賊且盡。又於城內作飛橋，懸罩二土山上。景眾見飛橋迴出，崩騰而走；城內擲雉尾炬，焚其東山，樓柵蕩盡，賊積死於城下，乃棄土山不復修，自焚其攻具。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，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台城，闕前皆為洪流。

上征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，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。粲，放之子也。還，至廬陵，聞侯景亂，粲簡閱部下，得精兵五千，倍道赴援。至豫章，聞景已出橫江，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，孝儀曰：「必如此，當有敕。豈可輕信人言，妄相驚動！或恐不然。」時孝儀置酒，粲怒，以杯抵地曰：「賊已渡江，便逼宮闕，水陸俱斷，何暇有報！假令無敕，豈得自安！韋粲今日何情飲酒！」即馳馬出部分。將發，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，粲乃馳往見大心曰：「上游藩鎮，江州去京最近，殿下情計誠宜在前。但中流任重，當須應接，不可闕鎮。今宜且張聲勢，移鎮湓城，遣偏將賜隨，於事便足。」大心然之，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，粲至南洲，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，粲即送糧仗贍給之，並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。

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，丙辰夜，粲、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、前司州刺史羊鴉仁、南陵太守陳文徹，合軍屯新林王游苑。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，報下流眾軍；裴之高自以年位，恥居其下，議累日不決。粲抗言於眾曰：「今者同赴國難，義在除賊。所以推柳司州者，正以久捍邊疆，先為侯景所憚；且士馬精銳，無出其前。若論位次，柳在粲下，語其年齒，亦少於粲，直以社稷之計，不得復論。今日形勢，貴在將和，若人心不同，大事去矣。裴公朝之舊德，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！粲請為諸軍解之。」乃單舸至之高營，切讓之曰：「今二宮危逼，猾寇滔天，臣子當戮力同心，豈可自相矛盾！豫州必欲立異，鋒鏑便有所歸。」之高垂泣致謝。遂推仲禮為大都督。

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，援軍大集，眾十餘萬，緣淮樹柵，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。

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。景囚之高弟、侄、子、孫、臨水陳兵，連鎖列於陳前，以鼎鑊、刀鋸隨其後，謂曰：「裴公不降，今即烹之。」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，再發，皆不中。

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，仲禮欲出擊之。韋粲曰：「日晚我勞，未可戰也。」仲禮乃堅壁不出，景亦引退。

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，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，咨議參軍劉之遴等三上箋請留，答教不許。

鄱陽王范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，克其羅城；攻中城，不克而退，范益其眾，使復攻之。

東魏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，議不禁民私鑄，但懸稱市門，錢不重五銖，毋得入市。朝議以為年谷不登，請俟它年，乃止。

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。尚書左丞柳慶諫，泰怒曰：「卿黨罪人，亦當坐！」執慶於前。慶辭色不撓，曰：「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，臣知而不爭為不忠。慶既竭忠，不敢愛死，但懼公為不明耳。」泰寤，亟使赦茂，不及，乃賜茂家錢帛，曰：「以旌吾過。」

丙辰晦，柳仲禮夜入韋粲營，部分眾軍。旦日，會戰，諸將各有據守，令粲頓青塘。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，賊必爭之，頗憚之。仲禮曰：「青塘要地，非兄不可；若疑兵少，當更遣軍相助。」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